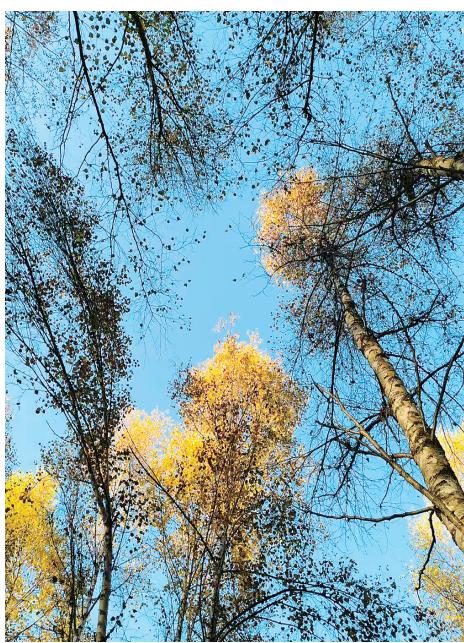


从黄河水纹里流淌的岁月
穿过古渡的石锁
咬碎了的浪花
与禹王石悼念着沧海
黄河上的卫士
是你们盘活了母亲河
沉淀着历史的文脉

临津古渡

那位在临津沧浪畔
数铁索的大河家少年
正用核桃木的笔杆
书写着时光的册页
你看
隋炀帝的龙旗
在这里惊涛拍岸
西征的号角在临津关浪尖上回荡
船帆遮蔽了天空
厮杀声怒吼声震撼了雄关的宁静
你听——
盛唐驼铃声摇醒了丝路的晨光
唐蕃古道上汉藏情谊温暖了渡口的冰霜
北宋的榷场茶香漫过马帮
各族笑语在互市声中飘荡
最难忘的是王震将军挥师黄河畔
羊皮筏子载着解放的信念
军民同心渡险关
劈风斩浪
迎来了西北的曙光

长虹飞跨天堑
钢铁的脊梁取代了木桨绳缆
摆渡的号子散作烟云
古渡解开盘扣
将缆绳盘成史册的注脚——
唯留一墩石锁镇守涛声
铁索仍绷紧大地的筋脉
在风里铮鸣如未闻的史卷
临津古渡啊
你千年的渡运
落在了那个少年的笔下
徐徐展开了民族团结的画卷



马萍

细微的美好总让我欣喜

(外一首)

每天让我心情愉快的
是拉开窗帘时满目的阳光
耳畔的鸟鸣和低飞的燕子
从窗里看出去,被绿树
掩映的平房错落有致
斑鸠,喜鹊,麻雀,鸽子
这些城市的客人频频造访
我家平台,油菜花炫目的黄过
香菜掐了又长出一波新的
味道浓郁,蒜苗稀疏
却也有偶尔提味之功
每天下班后,我剪剪花枝浇浇水
给鸟类们撒下米粒,小碗里盛满水
仿佛找到了我与自然之间的脐带和呼吸

来访者

平台上的米粒
引来了清晨的来访者
蹦蹦跳跳的麻雀
机警调皮,啄食几粒迅疾飞走
咕咕的斑鸠,相伴相随
一边啄食一边发出知足的吟唱
其中一只给另一只跳舞
翅膀张开像扇子
喜鹊晃动着尾羽
啄食、跳跃,长久的
我望着窗外这些来访者
一把米粒足以使它们快乐起舞
光线在脊背起伏,歌声婉转
当它们都离去,我怅然若失
撒下更多的米粒,回味它们
给我平淡的日子
送来源源不断的惊喜

冷子

把三十年所见所闻写进时光,让风传送

霜降节气过了一些日子,天气反而出奇得好,阳光忽而热烈忽而温和,晨昏的凉意也吻合心情。

今年,是我作为记者30年弹指一挥的又一年。

提笔写文也30年了,虽无特别的大收获,却也慰藉了灵魂与初衷。写的那些书,那些采访本,那些电脑里凌乱的文字,都是一路走来的记着。

记者,应该都记着一切的。

我时而遗忘,时而疏而不漏,过滤着人生,在绝望中挣扎时,忙碌的记录遗忘一颗心的颠沛流离,暂时忘却一些伤痛,生命的沉重在文字里沉淀,含蓄地表达着讶异与漠然还有感伤。

有些仅存的文章草稿,纸页泛黄,边角蜷曲,有的笔记本也发黄,记着比时光更鲜活的故事——那是作为记者,与这个时代同行的3600多个日夜。

1995年的初秋,我步入报社,成为其中一员,转眼30年。我见证了从《民族报》到《民族日报》四开全彩的发展历程,在新闻事业飞速发展

中成长。那时我意气风发,对于采访与写作很兴奋,宛如初秋那些风过田野的欢喜,宛如一篇满意的稿子刊发后的欣喜……

一切相得益彰,一切又令人那么怀念。

很多采访中遇见的故事,在风里翻涌。我的笔记录过很多人,从城市到乡村,从单位到校园,从工厂车间到山野人家,从教师到农人……我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人。

作为一名报纸编辑,相比于记者,下乡采访的机会要少很多,但不影响记录生活,更不影响写稿子。

文字愉悦心情、愉悦灵魂,记者手中的笔能抒写更多,普通人的微光在笔下变成照亮更多人的星火。很多文章,让沉默的声音被听见,让微小的愿望被看见。

我的脚步丈量着眼中的世界,一个个瞬间或一些场面,蕴含着一些细碎的感动,那些曾经写下的文字里,一部分是自我的温暖陪伴。

这些年,采访工具从钢笔、录音笔变成了手机、无人机;传播方式增加了短视频、直播等,但有些东西始终没变。

每次采访前,我都会做好功课,而令我对一个习惯持有的热情便是:包里始终带些零食或糖果。遇见小朋友或是老太太,递上一颗糖果,距离近了,疏离感没有了,然后聊天就可以进入正题,采访游刃有余。从青涩到天命之年,采访写稿子讲故事,做着一个认真讲故事的人。

有些故事令人感动,有些令人向往,有些令人难过,有些触景生情……

与年轻同事或是与工作室的伙伴们一起下乡采访,她们举着相机、认真采访的样子像极了三十年前的我……从她们身上我读到了青春久违的飞扬。

那些旧的采访本,放在书柜角落,采访的字迹潦草,时间地点人物却有迹可循,偶尔会浮现印象深刻者的脸庞,鲜活、生动、沧桑……

所有人在坚守,我亦是。前些日子,跑去新闻商厦仰望了那棵树,温习了很多个回忆的片段。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成立三周年了,我依然是《民族日报》编辑部的一员,与大家一起编排报纸写稿子,下夜班后我依然习惯仰望,即使夜



雨潺潺,我也会仰望。如今,我仰望的是中心门口的那棵泡桐树,仰望花开花落,也仰望自己对职业的敬畏。

在报纸编辑岗位上坚守了三十年,是这份职业让我能亲手触摸时代的脉搏,见证无数人的悲欢与成长。

下夜班了,再度仰望,忽然觉得三十年的笔底春秋是值得的,一直坚持写作也是值得的,只要还有人愿意听那些故事,我便不会弃笔,会把那些温暖的、坚定的、充满希望的故事和瞬间,说给大家看或听,会持之以恒地把所见所闻写进时光,让风传送……

魏亮

灯光里的故乡

暮色漫过青色水泥路时,总觉得该有一盏灯在等我。不是城市里那种被霓虹稀释的光,是挂在故乡小院门楣上的马灯,玻璃罩子蒙着一层经年的烟尘,却能把昏黄的光晕泼洒得很远,像母亲张开的臂弯。

我总在这样的梦里回来。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最先撞见的是趴在门槛上打盹的老黄。它是条土狗,毛色早就褪成了灰扑扑的黄,耳朵却还灵,听见动静便慢悠悠地抬眼,尾巴在地上扫出沙沙的响声,不起身,仿佛笃定我不会走。墙头上总有只大花猫蜷着,白爪子搭在青砖上,肚皮随着呼吸一鼓一鼓,阳光好的时候,它会把眼睛眯成条缝,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像谁在远处摇着纺车。

北墙根的菜畦总也闲不住。外婆在世时爱种青菜和萝卜,说:“青是青,白是白,做人就得这样。”如今她走了,菜畦却没荒,在舅母手中,依然保持着翠绿。霜降过后,青菜的叶子边缘会镶上一圈红边,萝卜缨子在风里晃啊晃,像细碎的绿星星。我蹲下去想拔棵萝卜,指尖刚碰到泥土,就想起小时候外婆教我的:“你要顺着根须往下刨,急了会断在土里。”那时我总嫌她慢,现在才懂,有些东西是急不得的,就像埋在土里的光阴,要慢慢等才肯冒头。

南墙下的野菊没人管。春天发绿芽,夏天抽

枝,到了深秋,攒出星星点点的黄。西风越紧,开得越疯,把半截墙都染成了金色。我总觉得它们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那年我背着帆布包要去远方,母亲在门口抹眼泪,外婆捏了好久的私房钱往我手里塞,野菊就在身后摇啊摇,像是在替我喊:“不回头”。那时的我,眼里全是远方的星光,哪肯低头看脚下的泥土。

如今回来了,倒有些怕见那盏灯。站在院门外踌躇半晌,还是伸手去摸灯绳。马灯晃了晃,光便在地上投下我的影子,忽长忽短,像极了这半生的漂泊。屋里的陈设没怎么变,八仙桌还摆在当屋,桌角的豁口是我小时候摔的,外婆用红漆补了个圆点,如今漆皮剥落,倒像颗痣。我坐在桌旁,把半生的故事摊开在灯下。指腹抚过脸上的皱纹,那里藏着些没说出口的话:第一次领到工资时的雀跃,失恋后在街头晃悠,加班到凌晨时窗外的月亮……原来那些以为会记一辈子的事,早就被岁月磨成了皱纹里的沙,一吹就散。

月光不知什么时候爬进了窗,落在发间,凉丝丝的,像谁撒了把碎银。我对着镜子拢了拢头发,忽然发现鬓角竟有了些白霜。这才惊觉,当年那个眼里冒着火的少年,早就被时光磨成了温吞的模样。只是不知从何时起,连眼底的惊慌都没了。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还是终于明白,有些惊

涛骇浪,到了故乡的月光里,也会变成檐下的雨滴,轻轻悄悄地落。

夜深了,我把马灯挪到窗台上。风从野菊丛里穿过来,带着些清苦的香。屋里的木椅空着半张,是外婆生前常坐的位置。我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忽然想等一等。等什么呢?或许是等那个走丢的自己。他大概还在某个路口徘徊,背着帆布包,眼里闪着慌张张的光。

檐角的马灯还亮着,老黄已经睡熟了,大花猫不知去了哪里。野菊在风里轻轻摇晃,把影子投在墙上,像幅流动的画。我望着空出的半张木椅,忽然希望来场雪。不大的雪,能把屋顶的瓦缝都填满,能把菜畦里的绿都盖住,能让远方的路暂时看不见。这样,那个走丢的少年,或许就会循着灯光回来,轻轻坐在我身边。

雪真的来了。先是细雪粒,打在玻璃罩上沙沙响,后来就变成了鹅毛,慢悠悠地飘。我伸手去接,雪落在掌心,很快就化了,只留下一点凉意。再看那半张木椅,已经落了层白,像谁悄悄坐过。马灯的光穿过雪幕,在地上织出张网,把我和我的影子,都网在了里面。

原来有些等待,从来都不是空的。就像故乡的灯,亮了这么多年,早就把游子的脚印,焐成了温暖的形状。

晚秋来霜

北方的秋天,来得要早一些,正如这里仙子般轻柔的白霜,也在霜降节气来临之前便悄然来到人间。如果夜晚遇到星空,零度左右的气温冷得让繁星闪烁着寒光,与湿气一起为霜的诞生创造了绝佳条件。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景象,便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成。若是夜晚是阴天或天亮前有雾气弥漫,那即便是冷得打哆嗦,也看不见有霜的凝结。

一连几日的阴雨和雾霾的弥漫过后,迎来了不可多得的秋日暖阳。万里晴空的白天,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使人感到非常舒服;夜晚里星稀月明,气温骤降,为降霜营造了有利的条件。次日清晨,白霜铺地,一下子将温度降到了冻人的地步。这种初冬似的氛围,让人下意识里不得不穿得像胖熊似的。

匆匆来到花圃旁急瞅,尚未绽开的几蕾红月季,已贴上一层厚厚的霜白,定睛观之,真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与素日相比,别有一番情

趣。哦,原来告别也是这么温馨。而我,并不为白霜残杀待放的花蕾而去伤怀或者怨恨,反而为这季节的所赐之物感到惊喜和感恩。为大自然的这种巧妙安排深感震撼。

抬头,大红琉璃瓦铺成的屋面,也落上均匀的白霜,瓦是大红的,霜是雪白的,这一红一白,勾勒出一幅绝美的屋面色彩画,让人忍不住瞧了又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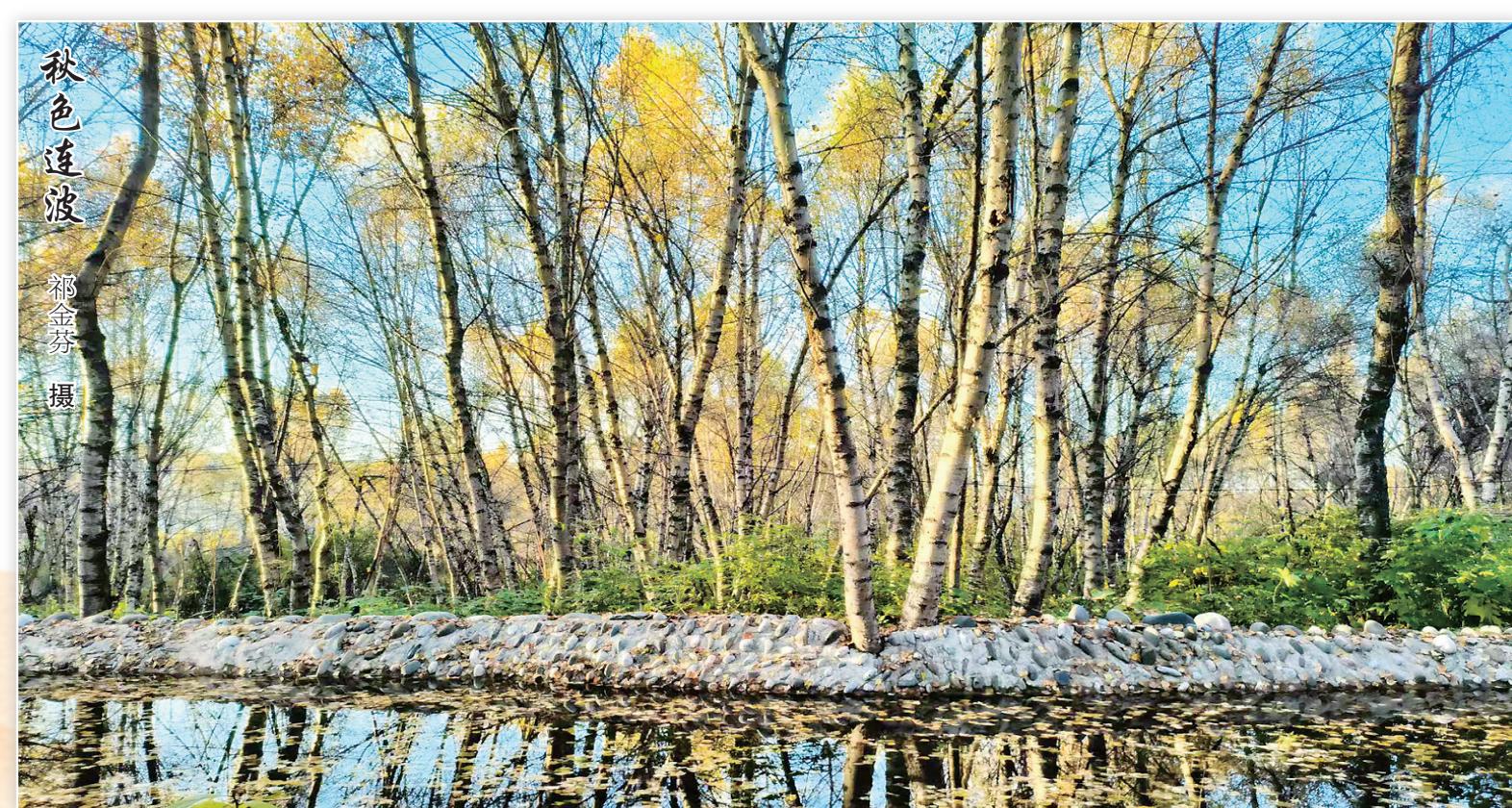
地头,寸把高的绿油油的冬小麦、碧绿的小柴胡苗,全让洁白的霜脂给涂了个遍,水珠遇

冷,都涂抹上了一层凄美的冷霜,看着使人不觉打上几个寒噤,但在我看来,这不是凄景惨状,这恰恰是上天对这段时光的特殊眷顾,是对这个季节独有的贵重馈赠!

是的,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特色。季节不同,风景各异。春有新芽与花蕾,夏有红花与碧绿,秋有金黄和霜白,冬有雪花和冰棱。不同的季节奉献给你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色彩呈现给你不一样的视角与感受。

对你适应的季节,对你喜爱的景物,你尽情地去享受就是了,对你敏感的气候,对你厌倦的环境,你就当作举手之劳的事儿,轻易去化解了就好!莫去抱怨,每个季节的每样产物,它都有显现的理由。犹如这来霜的季节,我们应该放下包袱,与季节盈盈对视,与白霜爱恋般地相依,怜惜并深情地享受大自然独一无二的恩赐吧,岂不美之,岂不福之!

秋色连波
都金芬 摄



祁国文

晚秋太峙行

旅道寒秋刹暖晴,朋邀散闷向山行。
苍黄树草云岚绕,太子山风冷雪岭。

刘燕

秋光笺

凤携燕语掠过檐角
叶尖垂露婉约流年
金菊篱边轻轻笑
暖阳漫过花瓣迷醉芳华

远山褪尽葱茏
雁字写入云帛
雀鸟啄食残晖
秋光漫过石阶浸染鬓丝
雨弦拨碎池塘的银币
蟋蟀在墙根缝补寂寥
稻穗低垂诵读大地咒语
枫叶飘红染透山谷信笺

马车载满月辉轧过田垄
稻草人怀抱沉甸甸的私语
蒲公英驮着霜粒飞向深蓝
大地在穗浪中躬身拾取光芒

暮云吞吐雁阵的余韵
青蛙在豆荚下藏起星子
谷仓堆满太阳的碎金
一穗垂首叩响土壤的深梦

所有低语渗入根系
所有行囊装满晨霜
当北风翻越仓皇的山脊
飘零的舞者以残羽写就
大地腹中脉动的金黄